

前事不忘

原昌小说散文选

原 昌 著

Qianshibuwang

新世纪
敬老扶少文学
出版工程
第十一辑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事不忘：原昌小说散文选 / 原昌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2015.4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11辑）

ISBN 978-7-5441-6538-9

I. ①前… II. ①原…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0870号

序 言

红 云

作为原昌生命中最熟悉，最亲近的人，给他的作品集写序，我开始颇踌躇了一番，总怕因太熟悉他的缘故，不能很好地把作品中的人和事与他本人剥离开来，因此会做出不够中肯的评判，更怕认识我们的人，质疑这有王婆卖瓜的意味，进而鄙夷我们的做法。后，转念一想，反正我也不是站在所谓的什么高度，对他的作品来进行一番什么所谓的剖析，非要在什么文学艺术上总结出什么提纲挈领的要义来，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说说，就是写在前面的，普通的话，权当抛砖引玉。对与不对，到位与不到位，也无伤大雅。

记得我们也曾就小说（文学作品）的话题进行过有一搭没一搭的讨论，而原昌很简短地总结说，小说就是讲故事的艺术，没有故事，就不是小说。我也曾笑他的“浅薄”，因为古今中外那么多关于文学艺术，关于小说写作的理论著作可谓车载斗量，其间论述的艺术流派也是五花八门，谁会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他却不以为然。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真实、自信、简单、执着，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为人处事。

他的这本作品集，主要选录了几十年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小说，其次还选录了一些散文。

说实话，我倒希望他能把自己刊登在各报刊杂志上的报告文学出几本集子。因为，他的报告文学给人的震动更大，特别是那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其直面生活，干预生活的态度，剖析事件的凌厉笔触，可谓干脆、大胆，无惧无畏，令人阅后有拍案而起的冲动；那些赞扬人性善良，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作品，不乏温情与激励。总之，这些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章很是触动我。

当年我认识并走近他就是因为他的文章，其中就有报告文学《走近

地上棺》。这篇文章在我们当地掀起巨大的波浪，他虽然为文中那个被打死的农民仗义执言，雪清了冤情，却也得罪了不少当时的地方官。因为这篇文章，得到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亲笔批示，从中央到省市，有关部门对事件进行了彻查，这在家乡的政坛上不亚于一次地震。他从而成了家乡某些官员“防范”的对象，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当然，这事也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为日后与他组建家庭打下了大大的伏笔。

说起来，这类事他一辈子干了不少，中篇小说《义殇》就是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就的。这次事件引起的震动与波及的范围更大更广。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次下部队，他把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连夜上书中央内参，引起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重视，并做出了批示，引发了部队的大整肃，那个部队也因此被改编，许多官兵的命运一夜间遭到天翻地覆的改变，尤其是他的部门领导等等。为此，他遭受了种种打击，也被从大有前途的部队机关贬到了地方，转业到一家杂志社任编辑。

他却“死不悔改”。还说，如果没有这些事，他的生活不能如此“丰富”。

原昌的这本作品集，以小说为主。以前没有系统地看他的小说，至此出文集之际，我才较详尽地看了他收录的一部分作品。我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他的作品真实。尽管我明白艺术作品（小说），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可很多时候，看他的作品，竟有些恍惚，因为那些熟悉的人名，熟悉的情节，让我还是忍不住向他考证：此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此人（我认识的人）真的如此吗？他总会笑我。他写作品喜欢用自己亲戚朋友的名字作为主人公。

就是这个习惯，给他也带来过麻烦。他零零星星地对我说起过，因用亲戚朋友的名字惹得其中几人十分不高兴。我也反对这种做法，人都喜欢对号入座，何必自寻烦恼！他不听，还说那没有什么，说明他重情重义，忘不了这些亲戚朋友，想让他们的名字在百年之后还存留在世上。

他就这么固执，固执得执着。

原昌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血液里有侠义的因子。快意恩仇，路见不平拔刀助，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好报，一直是他的理想。这都反映到他的小说创作中。他的许多小说就反映了这个理想，像《智女斗双泉》《无头案》《庙会血案》等等。

当然，高于生活的艺术生活（小说情节），其艺术价值必然会让阅

读者有所感触，原昌的许多小说就有让人阅后哑然失笑，进而深思的东西，比如《心口误差》，比如《新婚对话》。《新婚对话》这篇几乎没有任何场景描写，只以人物语言完成的小说，把人性的复杂，人心的不可测表现得入神入化。其实，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有这方面的特质，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逸罢了。

某种程度上，小小说是最考验作家功力的。这本文集中收录的小小说可以说抓住了以小见大，以微显著的本质特征，不乏机智与幽默，也的确考验出了他的写作功力，有些文章，是作家含着眼泪，却写出了笑的结果，比如《“小声点”》。

我最喜欢他的散文。散文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叙写真性情。原昌的散文大都是叙事性的，他的散文让我更了解了他的生活，他的亲人，他的用心。

原昌是个很真实的人，有时他真实得，用我的话都“单纯”了。而单纯的人，可能在有的人眼里就是“头脑简单”的代名词。事实上就因他处世的简单直白，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真实又处世简单的人都很热心。原昌就热心，对什么人什么事，只要他知道，只要他觉得能管都会尽心地去管去办。前年他看新闻，得知沈阳的某段公路中间，因残留着废弃的铁轨，致使不熟悉道路的外地司机刹车不及时，经常把车胎轧坏，而铁路和公路部门却互相推诿，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时，他就在正月初八清晨，冒着彻骨的寒冷，买来水泥沙石和砖块把路面垫平；今年他到沈阳火车站办事，见一条水泥台阶地高出地面30多厘米，使过往旅客行走不方便，便又开始忙活起来，上政府民心网反映，给好几个部门打电话。这种在别人眼里有些小题大做的事情，他干了不知有多少。他总想在余生多做些好事善事，让生命价值更大。

上面这些话，似乎有悖序言的规则。那还是回到他的作品中去吧，正像他自己说的，“小说就是讲故事的艺术，没有故事，就不是小说”。原昌的作品故事性强，乍看似乎不讲流派和技巧，只是用一个个情节（故事发展的脉络），把他眼中的世界，用艺术手段真真实实地铺陈开来，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跟着他设置的场景，人物的命运走下去。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

他的小说讲技巧和手法。现实主义就是他一贯秉承的写作理念，抑或手法。对此我就纳闷，一个理想主义者，擅长和遵循的却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用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件件曲折又合理的故事，既

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活化出现实生活的百态。

而他所谓的无技巧恰恰是属于自己的技巧，如果细细究来，他的东西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比如用自嘲来抨击现实，用反讽来批判不合理。当然，像上世纪80年代就在我国文坛开始流行的许多艺术流派，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尝试，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像《偷看天书的官迷》，还有诸如意识流的写作方法，他的作品中都有涉猎。

原昌很勤奋，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完成，他还负责某些杂志的编稿任务，今年他已为某部门写就一部近50万字的报告文学。他写作大都在晚上进行，一晚上会起来好几次，像个“夜猫子”，戴着老花镜紧盯着电脑屏幕，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经常吵醒我。可文章写完了，他依旧如此，还是每夜起来在电脑上孜孜不倦地涉取各类信息，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什么与他无关的建议。看他秉烛夜读（写），如此勤奋，我有时不免生气，他不为我分担任何家务，却为不相干的人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又好笑，他发出的意见或建议，并不是回回都能得到妥善解决，有时得到的是敷衍，有时根本得不到回复，可他为什么就能乐此不疲呢？习惯成自然，既然遇到了这么个人，我渐渐也习以为常了，尽管还会与他发生争执，可有什么办法呢？

尝试新东西是原昌的一个生活习惯。对于新生事物他都葆有浓厚的兴趣，去了解，去尝试，也许这就是他人已步入老年，心态却还一直年轻的原因吧。

勿管有王婆的嫌疑，还是有悖序言的规则，我就说这些。如果有兴趣了解他这个人，了解他的作品，就看他的这本文集吧。

2015年2月24日

目 录

中篇小说

主编这个人·····	003
女作家的一天·····	030
义 殤·····	038
爱 犬·····	065
食品店的一天·····	077
偷看天书的官迷·····	094
庙会血案·····	108

短篇小说

智女斗双泉·····	159
臭嘴商庭杰·····	170
儿子被捕之后·····	173
“朴二哥”养貂记·····	178
黑 锅·····	184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193
路 遇·····	198

母亲向崖下爬去	208
能掐会算的姑娘	214
今天的庆幸	221
一斤饼干	227
无头案	237
“妹妹，你要抓紧！”	242
前事不忘	245
评奖选票	254
街 口	259
尴 尬	263
婚前婚后	266
难 题	270

小小说集锦

“没搞过不正之风者，请举手！”	277
考 试	278
挨打的军人	279
静静的教室	282
离休以后	284
“处女”作	286
报 销	288
最佳选择	290
心口误差	292
“修好”	294
通天的芭蕾舞演员	296
新婚对话	299
回 击	303
耗 子	304
户 主	306
买 肉	307

下雪了	308
都怨我.....	310
“狠”大夫	312
不会说话的我	314
“这个钱我不能拿!”	316
成 熟	318
我很狼狈	319
“小声点”	322
“理论家”	326
滞销商品	329
阿Q们的胜利	331
“孕妇不宜大笑”	333
“别人都哭，你说我哭好还是不哭好啊?”	334

散 文

梦之沈阳	337
做好事纵然被抓被骗亦无悔	342
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	345
19岁的眼泪	347
花家沟	349
金圪嘴岭	352
面对八王寺.....	354
临终前的婚礼	358
放松一下	362
并不默然的艺术生涯	364
特别的湖，特别的星	366
为这群令人骄傲的“90后”点赞!	368
小儿趣事录	385
好一群让人赞佩的超常文化人	388
说不清的事情	392

假如明日离世，今天该干什么	394
站在杨家将对手的墓前	399
老 母	402
父亲的浓缩故事	404
愧对前妻	408
那时候	410
熠熠生辉西瓦窑！	412
为了孩子	414
从县委书记的一幅字想到的	421
我这是怎么了啊？	423
冤情不化的冰河	425
促成修路，为家乡的百姓办好事	435
散文随想录	438
一部电视连续报道剧的由来	442
出国印象	449
正月初四去内蒙古	452
老庄沟	458
有一个词语叫“感动”	461
情缘老军庄	464
艰辛的创作	466
后 记	474

❖
中篇小说

主编这个人……

万不该在主编前面叫了一个“副”字

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因为过去好写写稿什么的，经常到文联开会，转业时便到了这里。那时正值《刺梨儿》复刊，我又好划拉几句诗，便在编辑部当了名助理编辑，主要搞编务。

《刺梨儿》过去很有名，后来被打成右派刊物，停了刊，几个主要领导和编辑被打成右派，有的坐牢，有的下乡，受了不少苦。这次复刊，这些人除了被迫害致死的一名主编外，大部分都回到了编辑部，我为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心中不胜荣幸。

编辑部连司机会计在内，共21个人，主编李兴华我早认识了，副主编鲁三宝因为到南方组稿，还未见面。

我和老鲁完全是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见面的。

那天我正在和文联管收发的李大爷在水泥墙上凿眼，钉编辑部的大牌子，从门口进来两个老头，只见其中一个长得很是魁梧，花白的头发，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很像个什么特型演员。只见他看看牌子，又看看我，问：“你叫什么？”

我原以为他是来送稿的作者或是走错门的外人，一听他这口气，不觉一愣，心想可能不是一般人，便回答说：“叫张炜红。”

李大爷看我不认识他，便悄悄地对我说：“这是你们的主编，叫鲁三宝。”

“鲁副主编，你好！”我一听，忙跳下台阶打招呼，“我是刚转业来的。”

鲁副主编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好好，我听说了，快钉吧！”

他上楼后，李大爷对我说：“你怎么叫他鲁副主编？”

我问：“怎么了？”

他说：“为什么把‘副’字叫出来？你不看他都不太高兴了？”

我分辩说：“这有什么？我在部队副团长副政委副部长都是这么叫的！”

李大爷好言对我道：“你们当兵的就是直，那是部队，这是地方，不能那么死板，谁愿意听个‘副’字？”

原来还有这许多说道，我听懂了这到地方后的第一课，以后见到老鲁，再不多余地喊“副”字了，我也觉得省口，他又爱听，两全其美，真想给部队的老战友们也提个建议。

有一次，党支部开会，我按照党章要求，说了一个“鲁三宝同志”，没想到，这又坏了，他当时就黑了脸。

党章要求，党内会议上，无论职务高低，应该一律称“同志”。

鲁三宝同志的党龄很长，难道他不懂这个规定吗？

胶卷事件

老鲁快60岁了，听说他被送到农村后受了不少苦，可一直没屈服过，仍一刻不停地学习，学问很深，我很佩服他，他比我父亲年龄都大，我像对长辈一样尊重他。

一次开支部会。说是支部，实际上也才5个党员。我发言说：“文联从成立至今二十多年，才发展了一个党员，还是个打字员，而咱编辑部，那么多好同志，却一个也没发展过，有人写了三十多年申请书，表现也不错，可就是入不了，发展一个党员，你攀他比，今日反映明日告，填三次志愿书也批不下来，弄得谁也入不了，党内也是，只怕别人进来挤了自己，这怎么行？我看可以成熟几个发展几个，用不着一个个排队等。”

我放完了炮，又后悔了，这直脾气何时能改？正准备迎接不同意见的反批评时，不想老鲁先表态了，他高兴地说：“到底是部队上下来的人，有水平，我支持这个意见！”

我这人听不得表扬，三句好话头就发晕心就跳，何况是说我“有水平”，这是主编在党内会议上说的！我不由对老鲁尊敬了许多。他对我也格外地好了起来。常常对我拍肩打背，不是说：“你这小子！”就是说：“你他妈身体真棒！”

要是是一直无风无浪，这样友好地下去该多好！可是，谁能想到，我和他竟闹到拍案子骂人要甩小板凳的地步呢？

他和主编李兴华有矛盾，我似有觉察。可我觉得那是领导间的事，咱们不乱掺和也就是了，你们都是我的领导，我尊重你们。别的什么，我不管。也管不了。

一天李主编来找我问：“你是不是给老鲁买过三个胶卷？”

我点点头。有这回事，上个月鲁副主编上北京开会，行前让我给他买了三个胶卷，他批的，报销了。

第二天，在市文联的党组会上，李、鲁二人就吵翻了，事后才知道，老鲁一人上北京开5天会，用了7个胶卷，全个人用的。他回来又在会计处报销了4个。李主编批评他，他不服。

当天下午，老鲁看到我，就没有那笑脸了，他气冲冲的，脸通红，大口喘着气。可我蒙在鼓里，全然不知根由，还以为在党组会上是因为别的事情又争吵呢！再说他脾气暴，性子急，和同志们争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没在意。

秋天到了，正是到南方旅游的最佳时节。不冷不热，香蕉橘子也上市了。编辑部分成几组到江南各地去开阔视野采访学习，连财会人员也去了。李主编对我说：“不能都走，得有个看家的，再说编辑部还得进行大修，你是党员，就发扬一下风格留下，我们回来一定让你出去。”我想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得起这崇高的称号，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新年到了，编辑部旧楼修好了，我也累坏了。同志们也陆陆续续带着南风疲劳而归。李主编这时已得到调动工作的命令，他对我说：“你快准备一下，先走吧！”我想到就要到江南畅游一番，不由兴奋无比，激动异常，马上去买了个大旅行提包，借了几百元钱，正要去买车票，心想和老鲁打个招呼，问他带什么不，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什么事？”老鲁问。

我没注意他的口气，反正他就是那样的人。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说：“我要去买票，准备到南方去搞搞发行，想问你捎买什么不？”

谁知他一听，脸一翻，说：“谁同意你去了？”

我紧张起来，说：“李主编说的！”

“不行！”他说得很坚决。

我的心一下凉了，嗫嚅着问道：“为什么？”

“市里已经批评咱们都出去了，不能再走了！”他不容我分辩。

“你们出去是游山逛水，我出去是搞发行，况且是事先说好了的，你们领导不能说话不算数。让我发扬风格，在家看家搞基建，反过来不让我去，以后谁还敢发扬风格！”我生气了，肚里的气话不由全冒了出来，好像从来没有一气说过这么多话。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他说。

“李主编已经同意了！”我说。

“谁说也不行，我说不让你走你就走不了！现在我是主编，李兴华马上就要调走了！”

我气得说不上话来，脸红得大概也很吓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又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一切都白准备了。

我悻悻地沮丧着走出来，气得把门一甩，“啪”一声，大概把老鲁也吓了一跳。可怪我吗？

李主编果然很快就调走了。据说是因为领导间不团结的原因调走的。走时连个欢送会也没开，灰溜溜的。

老鲁也马上正式当了主编，他把我当成李兴华的人，我工作干得再好，也不会再受他半句夸奖了。

我真正地尝到了权势的厉害。

我实在冤枉，也实在后悔。记得在部队临转业前，一位先我转业的战友曾再三劝我说，地方复杂，有些单位帮派斗争激烈，去了千万不要参与，不要表态，不要惹人，弄不好就会把你给拉进去，吃哑巴亏。当时我还不信，心说我是新来的，谁也不靠谁，谁对听谁的，谁能把我怎么样？可谁知就因为点了一次头，就成李兴华的人了，我点头又哪儿错了？你就是让我买了三个胶卷来嘛！李兴华又给我什么好处了？真是的！

事情好像并未到此为止。

那天下午，鲁主编找我正式谈话，我像迎接已知的灾祸一样准备承受那次点头的又一后果。

他神色依旧很严峻，他生就一副威严相，同曾和我开玩笑时的样子判若两人。我好像有点预感，又好像有了条件反射，愣愣地站着，他没让坐，我也没想到坐，也压根儿没敢坐，尽管从印刷厂乘电车回来一路上站得很累，尽管脚旁边就是松软的古式沙发。

“有人反央（他经常说错别字），”他顿了顿，故意把话音拖得很慢，很重，“说你在家搞基建时曾往家偷过木料。”

我真形容不出我当时的气愤程度，如果拿过一根，哪怕是像桌子腿大的物件，我也不会也不敢反驳的。帮我们搞基建的是市体委的工程队。他们偷工减料，安门框顶棚用的全是次的不能再次的破杨木，我家那么远，屋那么小，怎么拿？怎么放？又有什么用？说实话，就是白给我也不会要！我气得说不上话来，朝他直瞪眼睛，半天才说道：“你听谁说的？我要拿一点木头，我是你孙子！你把我党籍开除了！你们出去旅游，让我在家搞基建，为了赶进度，在上冻前结束，我和罗编辑几乎天天晚上在这儿加班盯着，你们领导说话不算数，反过来还陷害人，太欺负人了！”

他看我那样子，大概也觉得有些误会了，想了想，又接着说：“你别急，还有呢！还有人反映你把编辑部发的杂志拿到报刊门市部卖了？”

这一下可把我砸蒙了，把我的“嚣张气焰”一下打了下去。要说还真有这事，我们编辑部每月和别的编辑部交换的杂志有二三十本，这些杂志只能挑着看看，过后就没用了，上个月我到邮局报刊门市部看到他们增设了图书专柜，上面摆有我渴望的名著，就和门市部的主任商定：我看过的新杂志以每本半价交给他们，折价买成图书。只换过一次，谁知这也成了事情了！

他逼视着我，他看出了我慌乱的神色，我的目光暗淡以及火气的锐减，瞒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在他的审视下，我低下了头。

他可来劲了：“还真有这事，你说你这是什么行为？是贪污！是倒把！是严肃的经济问题！”

适时正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开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声势很大，怕不怕进监狱坐大牢呢？我吓得出汗了，一声不敢吱。

可我一想，我错了吗？发给我的书就是我的了，我有处理的自由，况且我是用它来交换图书了。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好像是落水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我当时的灵感也不知怎么那么敏捷。我忽然觉得有了理由，有了攀头，有了希望，有了出路。我抬起头来辩解道：“可我是换书看呀！总比有人把公家借给的大《辞海》卖成钱强吧！”

“谁？”他问道，“你说的是谁？”

“反正有人，我不能说。”

“我现在是代表党组织同你谈话，有什么问题不能向党说呢？有什么问题要隐瞒党呢？你要知道，你是个党员，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市侩！不要怕，不要尽想着个人！说，你说谁把《辞海》卖了？”